

DOI: 10.13288/j.11-2166/r.2019.10.003

基于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的现状 论中医药国际传播与文化认同

高静¹, 郑晓红^{1*}, 孙志广²

(1.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38 号, 210023; 2. 南京中医药大学)

摘要 中医药海外中心对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促进中医药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新时代“一带一路”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国家级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的现状、特征、模式特色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的三大重任、发展路径,以期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海外中心引领示范作用,提升海外平台中医药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与文化认同度。

关键词 中医药海外中心; 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文化; 文化认同;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促进全球合作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的根基与灵魂,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关键^[1],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基因,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及中国文化国际化具有重要价值^[2]。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医药迎来了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新机遇。中医药海外中心(以下简称“海外中心”)是政府引导、中外联手共建的一种新型中医药国际传播平台,海外中心以中医药为载体,开辟了中医药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条新路径。

1 海外中心建设的背景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认同。2015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3],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4]中提出,“丰富中外人

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5]中提出,“推进民心相通、提供人才支撑、实现共同发展”的合作愿景。国务院颁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6],指出“支持中医药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探索建设一批海外中医药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7],提出“到 2020 年建设 30 个海外中心,与沿线国家知名大学合作办学,将中医药纳入沿线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中医药在沿线国家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规模,提升教学质量”。上述文件分别对中外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海外中心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 国家级海外中心建设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2.1 整体概况

2015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首批 17 个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其中海外中心 9 个,占首批立项总数的 53%。截至 2018 年,共设立海外中心 49 个。海外中心数量逐年稳步上升,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且以所在国家为原点,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全球范围的大跨度合作带。

2.2 立项特征

从近 4 年立项情况来看,海外中心的中方承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ZDA322);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NZYZYX2015-01);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品牌专业建设项目(NZYZYXPPJG2017-44)

* 通讯作者: zhengxiaohong@njucm.edu.cn

单位在中医药领域均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办学、医疗实力雄厚,学科建设特色鲜明,国际合作交流起步早、历史悠久,与外方单位建立的合作关系长期稳定,可为海外中心建设与发展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如中国-德国魁茨汀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摩洛哥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澳大利亚墨尔本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马拉维青蒿素抗疟中心(广州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均为一类学科建设高校,北京中医药大学 1991 年在德国建立北京中医药大学魁茨汀医院,开创我国大学在海外办医院的先例。南京中医药大学 1993 年即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开创我国与西方大学合作举办中医学教育之先河,直接推动和促成了澳大利亚中医全国立法。广州中医药大学利用地缘优势,多年来与东南亚、非洲国家合作开展青蒿素复方抗疟研究,承担国家援外抗疟任务,为有效遏制非洲当地国家和地区疟疾流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医药海外发展的国际环境较为优越,主要表现为:1) 以针灸技术为主体的物质文化认同,如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将针灸纳入正规教育体系,高校设置针灸专业或开设针灸培训课程。2) 以中医立法为主体的制度文化认同,实施中医立法,使得中医执业合法化,纳入西方医疗体制,使中医、西医具有平等的地位。如澳大利亚于 2012 年 7 月实行全国中医立法,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匈牙利于 2013 年 12 月实施中医立法。3) 对传统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具有较高认同度的汉文化圈国家,如泰国、新加坡对中医师进行注册管理,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泊尔、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传统医药文化的认同度较高。

2.3 模式特色

海外中心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中心一品牌、一中心一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中国-瑞士中心是全球首家通过 ISO 9001 - 2015 认证审核的中医医疗机构,具有标杆意义和国际示范性。中国-澳大利亚中心将澳洲大学中医药文化教育拓展至当地社区大学教学活动中,开创“融入生命生活”服务型模式,为中医药文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中国-法国中心申报的“黄葵胶囊治疗糖尿病肾病蛋白尿的临床研究”获得法国政府资助,为中药进入欧盟奠定了基础。中

国-卢森堡中心采用“医药结合”的发展模式,联合国内医药企业,推进药品国际注册项目,并利用卢森堡的区位优势,在临近国家逐步建立连锁医疗中心,形成医疗中心网络^[8]。中国-捷克中心以针灸治疗慢性疼痛为特色,创建“临床为本、医教结合、引入科研”的医、教、研三点一线合作发展模式,突破了中医药进入捷克乃至更多欧洲国家的瓶颈^[9]。中国-德国中心魁茨汀医院以疗效为核心,可收治住院患者^[10]。中国-俄罗斯圣彼得堡中心中医院是第一所获得俄罗斯法律许可并取得医院牌照的中医院,对搭建中俄双方的教研合作平台,以特色中医药诊疗惠及俄罗斯人民健康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11]。中国-美国中医药肿瘤合作中心以肿瘤研究为特色;中国-马拉维青蒿素抗疟中心以青蒿素防治疟疾研究为特色;中国-中东欧中医医疗培训中心(匈牙利)在教育及培训方面具有优势,注重内科方剂、针灸经络和临床实践的培养^[12];中国-黑山中心结合中医药发展的经验,对黑山民间医药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推动黑山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13]。

3 国家级海外中心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海外中心建设还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如世界民众对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还不高,中医药尚未进入世界主流医学和医疗体系,中医药仅在少数国家地区立法,海外中医执业的合法化和中医师注册管理还存在问题。内部因素如海外中心运行机制、管理机制、考核机制尚不健全,中外机构协作共商共建机制较为缺乏,多元经费投入机制亟待探索。

以上内、外因素均严重制约了中医药“走出去”和海外中心的长效可持续发展。追根溯源其主要来源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各国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差异,使海外民众对中医药文化价值认知受限^[14],而文化差异则是中医药国际传播及文化认同中遇到的最大阻碍。民心相通是根基,如何求同存异、互学互鉴、融合发展亟待探索。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迫在眉睫,海外中心的领跑示范作用亟待深化和提升。

4 海外中心建设与发展的路径分析

海外中心建设的三大重要任务,一是推动中医

药“走出去”，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为人类健康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二是以中医药文化为先行者，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助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认同；三是以中医学兼具文化性和实用性的特征，推动中、西医学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如何建设好、发展好海外中心，提升中医药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与文化认同度，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 5 条路径。

4.1 加强国家政府间政策沟通，促进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

坚持“一带一路”开放外交格局，加强政府间合作，构建多层次政府间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强化双边合作，创建国与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在以双边合作机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深化多边合作机制，借助上海合作组织 (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 (APEC)、亚欧会议 (ASEM) 等国际组织，加强沟通对话，凝聚共识，促使更多国家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而扩大双边合作，形成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局面，为海外中心在海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最强有力的环境支持。

4.2 发挥海外中心内外协同机制效应，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

加快健全和完善海外中心长效运行机制、中外共建机构协同合作机制，提升海外中心效能。一方面，依托海外中心平台的高水平、国际化学术团队，中外联手，瞄准国际前沿，以中医优势病种为切入点，推动中西医学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国际科技联通和内外协同效应，促进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用现代语言阐释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开展或参与实质性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研究，以标准化推动中医药的法制化，推动更多国家实施中医药立法、实现海外中医执业的合法化，推动中医药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和医疗体系，提升中医药的国际话语权。

4.3 强化海外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品牌特色引领中医药海外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不同地域、民族、国家对中医药及文化的认同

存在差异。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当地国情、法律、政策和人文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和中医优势病种，因地制宜分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和 文化交流品牌，展现中医药文化精粹和中华文化精髓。在品牌效应的影响下，促进当地及周边国家地区民众乃至世界对中医药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4.4 拓展海外中心功能，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

海外中心兼具中医药贸易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功能，然而纵观当前海外中心建设，多以中医药教育、医疗服务、科研合作、文化交流为主，而产业贸易发展则较为薄弱，形式较为单一。应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深化海外中心教育、医疗、科研、培训、养生康复等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贸易功能，创新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模式，例如，建立中医药外向型人才培养培养体系、开展“互联网+中医”远程会诊服务、开设中医药慕课 (MOOC) 课程、开展中医健康检测及养生保健咨询、加强中药材产业化种植和技术推广、开发中医药文化资源等，促进人力、资金、信息、技术的流动与交换，在创造一定经济效益、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更进一步在国际社会凸显中医药的价值，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与文化传播，从而形成中医药服务贸易与文化传播良性互动的格局。

4.5 整合区域海外中心资源，促进协调联动发展

建立区域海外中心中方高校、院企合作联盟。加强中方单位校际、院际、校院、校企间合作交流，建立海外中心沟通协作和信息融通机制，在互学互鉴、共商共享中寻找合作的对接点，从“碎片化发展”转变为“大协同共发展”，形成整体联动效应。在联盟合作体系下，合力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文化交流活动。

5 讨论与展望

海外中心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实践，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医药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医药及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中医药及中华文化既要“走出去”，更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真正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

在中医药国际化的大浪潮下，如何借势远航，值得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思考和探索。作为中医药人，我们应承担好中医药发展的新使命，以高度文

化自信踏上中医药传承、传播和传扬的新征程，在世界舞台点亮中医药海外中心的星星之火，谱写中医药海外发展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张宗明. 论中医文化自觉与自信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1): 1-5.
- [2] 郑晓红. 回归民间走向世界: 中医文化发展传播的当代使命 [J]. 中医杂志, 2016, 57(1): 2-5.
-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经国务院授权发布) [N]. 人民日报, 2015-03-29(4).
-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2016-04-29) [2019-01-0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9/c_1118775049.htm.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 [EB/OL]. (2016-07-13) [2019-01-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 [6] 国务院. 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的通知 [EB/OL]. (2016-02-22) [2019-01-08]. http://www.sh.xinhuanet.com/2018-05/22/c_137152759.htm.
- [7]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国中医药国际发 [2016] 44 号 [EB/OL]. (2016-12-26) [2019-01-08]. <http://ghs.satcm.gov.cn/zhengcewenjian/2018-03-24/3942.html>.
- [8] 胡以仁, 何清湖, 朱民. “中国—卢森堡”中医药中心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探索 [J]. 中医杂志, 2017, 58(14): 1247-1249.
- [9] 姚嘉文, 胡峻, 王建义, 等.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海外中医中心运营现状初探: 以中国—捷克“中医中心”为例 [J]. 中医药文化, 2017, 12(4): 43-48.
- [10] 戴京璋, 马淑惠. 对中医药国际合作与服务的思考与启示: 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德国魁茨汀医院的历史与发展谈起 [J]. 中医药导报, 2017, 23(17): 1-7.
- [11] 胡以仁, 朱民, 严喧喧, 等. “一带一路”战略下基于海外中医药中心的中医传播与发展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7, 19(6): 1012-1015.
- [12] 何艺韵, 宋欣阳, 李海英, 等.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医药海外中心发展策略 [J]. 中医杂志, 2018, 59(12): 997-1001.
- [13] 黄史乐, 彭成, 谢晓芳, 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黑山共和国民间医药整理研究的意义及方法分析 [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1(3): 124-126.
- [14] 张其成. 促进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 [N]. 健康报, 2017-03-15(5).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Current Situation Chinese Medicine Overseas Centers

GAO Jing, ZHENG Xiaohong, SUN Zhigu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medicine overseas cent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atus, the characteristics, mode features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level Chinese medicine overseas cent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overseas centers to lead the demonstr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discussed and pointed out the three major tasks of overseas center construction, the path of overseas cente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overseas cent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Belt and Road

(收稿日期: 2018-11-21; 修回日期: 2018-12-20)

编辑: 黄 健